

◆岁月回眸

乡里的人情

黄三畅

我喜欢回老家过年。去年，腊月中旬我就回到了老家。那些天天气晴朗，早饭后我喜欢在村前的马路上散步，这样一来，就多次看到这样的风景。

一位大嫂，斜挎一个大布袋子，布袋子鼓鼓胀胀又凹凸凹凹；手里提着一只鸡，鸡是用红索子编织的简易网袋络着的。大婶的前头或后头有一个细伢子或小妹子，细伢子穿着整洁，脸蛋红润；小妹子呢，当然是花枝招展，头上那朵红花尤其灿烂。大嫂是带着孩子到娘家去。我们这一带有一种习俗，农历年前，出嫁了的女儿要回娘家“送年节”，以表示对父母的孝敬。袋子里装的有腊肉呀、血耙呀、豆腐干呀、米酒呀之类的，可能还有新鞋子、袜子，鞋子里填充着花生。

一队人马，三四个，或者七八个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大都各挑一担细篾箩或四襟的竹篮子，不挑细篾箩或竹篮子的，则背一个大袋子。细篾箩的盖子上贴着大红的“囍”字，竹篮子盛着的物事的上头，则用一块红色的织着“囍”字的罗布盖着。只有老人和小孩子才不负载什么。他们一律穿着新衣服或新浆洗过的衣服。细篾箩里、竹篮子里、袋子里盛着的，一般是谷子、糍粑、米花、米酒、衣服或布料、鞋子（里面塞着花生）、帽子，还有肉类，还有爆竹；活的鸡鸭则挂在皮箩或竹篮子外面。他们是去给一家亲戚“做人情”：那家亲戚“新居落成”，或有新婚之喜。

历来，人们就喜欢把这类喜事放

在近年关的时候办，而今更愿意选这样的时候，因为在外面打工的人回来了。他们在路边等了一会，班车来了，就都上去了。那班车，开出一路喜气。我知道，这喜气酝酿已久。以贺婚为例，当外婆、当姑妈、当舅妈、当姨妈的，早在几个月前就作准备了，譬如按传统为新郎做鞋、为新娘买首饰，而贺婚必备的“进口货”糍粑、米花、米酒之类，则在去的头一天准备就绪，搞得繁忙而喜庆。那香味和喜气，全村各家各户都分享得到。是的，“做人情”就是要“做”，到了亲戚家，红包还是要送的，但红包不能代替“物资”，有钱并不能“买到一切”。给你钱你需要什么自己去买，和思量你需要什么亲手做好、买好、给你拿来，二者所蕴涵的情感是不能相比的。

我目送着那辆班车，也在心里向他们的那家亲戚表示祝贺。以前多少回，我也曾经是这样的队伍中的一员。这样的队伍是乡间一道亮丽耀眼的风景，这样的风景至今不褪色是多么值得庆幸的事！

我也在家乡看到的这样一种情景。

那天上午，我来到一个兄长家。这位兄长一家是特意从常居的省城回来过年的，他和嫂子都说，过年还是要回老家，老家过年的气氛浓、亲情浓。我和兄长正扯着白话，忽见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年轻女子出现在门口。年轻女子端着一个红漆盘，脸上弥漫着喜气，又似有点羞涩，她向大家问声好。中年妇女（我的一个堂

侄媳）就做介绍，说年轻女子是谁家的新媳妇。我的兄嫂自然迎了上去，客气地打招呼。年轻女子跨进屋，把红漆盘放在桌子上。我看那红漆盘里，分门别类地码着堆着好几样茶点。年轻女子拿出两个糯米糍粑、两片猪血豆腐丸子、两块爆花糖、两块臭豆腐、两块饼干、两块切成段的猪小肠和两片切成条的猪耳朵，送给兄长和嫂子。完事之后，那中年妇女指指我说：“还要拿一份出来给你这位从城里回来的叔叔。”年轻女子说声“叔叔新年好”，就又一样拿出一份，放在我身边。

中年妇女带着新媳妇走了以后，我的兄嫂给大家续茶，大家就吃茶点。我的兄长说，新媳妇是省城长沙的人，是个大学生，在广东一家公司上班，不久前和同在那家公司上班的本村一个青年结了婚，今天可能是“回门”（新婚后至岳家）归来。

我们这一带的传统是，平素谁家走亲戚，或新婚夫妇到岳家“回门”，亲戚或岳家要回赠礼物，这些礼物就有一部分是作为茶点要分赠给乡邻分享的。分赠的范围依情况而定，或邻近几家，或整个村子。

我的兄嫂说，听说这对夫妇原打算结婚后去旅游的，后来新媳妇还是决定在家里陪这边的父母过年，说享受亲情比旅游更快乐。

我喝着茶，吃着茶点，体味着浓浓的乡情和亲情，感受着一种别样的温馨和慰藉。

（黄三畅，武冈市二中退休教师）

送财神

唐文林 王艳萍

“送财神”是一种古老的中国民俗文化。从除夕子夜起，就有送财神的人。他们装扮成财神爷的模样，手拿一些张印有财神像的红色纸，挨家挨户地去送财神。在每一户人家门外，他们说一大堆讨吉利的话，如“送财神爷的来啦”“恭喜发财”“金银财宝滚进来”等等，直到主人欢欢喜喜地接过那张财神爷像，给一些赏钱。有时一家已经接了好几张财神了，只要送财神的来了，还要接，因为财神爷是不能往外“推”的。

送财神的习俗，顺应了人们希望在新的一年里过上富足生活的心愿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，还有送财神的老人。但是，现在城市里面高楼林立，大家一般都关着门，送财神这个古老的民俗也就慢慢消失了。

（唐文林、王艳萍，宝庆烙画传承人）

圈，然后恭恭敬敬地给我行了个礼，大声说道：“谢谢老师，我可喜欢了！”

一个周五，放学时，暮色笼罩着校园，其他同学都陆陆续续被家长接走了。小宇慢腾腾地走到我跟前，小声说：“唐老师，您快回家吧，别管我了，我外公今天有事，要晚点才能来。”我看着他，心里一阵难受，问道：“每次都等这么久，你心里不难受吗？”他微微低下头，轻声吐出三个字：“习惯了。”那一刻，这简单的三个字，却像一把锐利的刀刺进我心里。他还只是个孩子啊，本不该承受这些。

从那以后，每周五放学，我会提前准备一些有趣的小读物，把小宇带到办公室，陪他边看边等他外公来接。那些个周五下午，办公室里弥漫着温馨与快乐。

我不知道自己的这些举动能在小宇心中留下多深的印记。我只看到，后来的他，行为渐渐收敛，眼中也闪烁起了光芒。

（唐浩，邵阳县河伯乡中学教师）

关心下一代教育好孩子 有奖征文 邵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协办

◆六岭杂谈

人生有起伏，波浪有高低。狗尾草也有自己的高光时刻，牡丹花也有凋谢的黯然神伤……“花季”各有不同，不用羡慕他人，适合自己的节奏就好。

我们不是机器人，如果感到累了，就顺势歇会儿。如果厌倦了城市，就置身大自然。当你感到被大自然抚摸的温暖，被山间清风亲吻的幸福，你大概就读懂了人生的真谛。人生是一场马拉松，不必急于抢跑，更不可拼尽气力全途冲刺。“一派青山景色幽，前人田地后人收。”我们每个人都是过客，“上天”给我们都写了剧本，但如何演绎，全靠我们自己。

一路走来，我们播撒过汗水，倾注过心血，期待着累累硕果。唯有安之若素，才能从容面对生命中的一切。我相

那年那夜那雪

荣小平

在省城办完事，已是华灯初上。马路湿漉，天空泛黄，北风凛冽，一场大雪即将来临。但他还是要司机将车驶入了茫茫黑夜之中，直奔200公里外的家。

雪比预计的来得早。车驶出省城不到半小时，黄豆般的雪沙就把整个世界打得啪啪做响起来。不久又演变成鹅毛般的雪花，整个世界很快归于平静。车内暖暖的，他没让司机打开音响，他喜欢车内这种带着引擎均匀响声的寂静，也喜欢车内这种车外强烈灯光反衬出来的黑暗。在这种寂静与黑暗里，他的思维会变得特别敏捷，会产生很多让他自己也感到惊讶的灵感来。

外面的雪在继续加大。本来夜晚车辆就不多的国道，此时已基本上看不到别的车辆。早已是白茫茫一片的道路上，只有他的车在缓慢地行驶着。他有一种这整个世界只属于他一人与这辆车的惬意，而并不感到孤独。

原来漆黑的夜此时在白雪的映衬下，已变得如同月夜一般。车窗两边是那种朦胧的黛色美。而车灯照射下向挡风玻璃扑面而来的雪花，却有种让人云雾之中不知身在何处的迷茫。雪，对于生长在南方的他来说充满着诱

写给2025

曾秦伟

信，微笑向暖，清风自来。

迷雾不会永久笼罩，前行的路总会有光。过去的一年，哪怕你一无所获，只要青山还在，何愁没柴可烧。有柴烧，终会烧旺自己，给世界以温暖。坚持在田野里播种希望，在拼搏场挥洒汗水，迟早会迎来光芒。

路虽远行则将至，梦虽遥追将必圆。坚持奔跑者，“运气”总眷顾。

放下无谓的纠结和烦恼，告别徒劳的彷徨和不安，让我们一起期待2025那别样的风景！

惑。从懂事起，他就知道，他的父亲来自东北，也知道，东北是雪的故乡。今晚的这场大雪，再次让他想到了遥远的东北，想到了那块他祖辈生存的黑土地和那里的冰雪与寒冷。当想到久远的过去，一种淡淡的伤感不由而生。他生平第一次有了对远方根的怀念，随之一种莫名的冲动萌然而发。

他叫停了司机，打开车门，冒着风雪，独自向前走了起来。身后的车灯，把他的影子在白皑皑的雪地上拉得很长。在自己的影子里，他仿佛看到了东三省当年有名的神枪手荣三炮，那个枪响见物的皮货商；也仿佛看到了清华大学当年优秀的学子荣庆宵，那个后来在松嫩平原上当了一辈子教书匠的新学校长。这两人于他是多么的熟悉但却又是多么的陌生。这二人，他仅仅只是听南征北战来到湖南的老爸不时说起。一个他从没见过，是他的曾祖父；一个他只小时候见过两次，且时间十分短暂，那是他的祖父。

重回到车上，他打开音响，找到了那首《把根留住》。音乐声中，头发上融化的雪水顺着额头流进了他的眼框，一种湿润开始弥漫他的全身。1998年的这个冬日，车外的世界一片苍茫，而风雪夜归的他并不迷惘，只是心中多了一份沉重。这沉重是缘自对根的怀念而产生的一种无法言喻的责任与担当。

◆宝庆人物

缸装皓月 水映青天

——谈谈伯父周玉清的一则对联

周后运

2015年，我顶着巨大的压力，毅然决然地卖掉在惠州辛苦打拼数十年的产业，回到家乡兴建创作基地和农家书屋，提振家乡的文化，助力乡村振兴。期间，伯父周玉清一直对我关怀有加。有一次他来到我家，无意中看到院子里有一个石缸。这个石缸自我儿时起就有了，过去一直作为猪槽使用，有时候也用以储存饲料。后来我的父亲离开了人世，母亲年纪也大了，没有人再养猪，石缸也就废弃了。石缸里面储满了雨水，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小生态圈，绿色的苔藓和各种小水虫徜徉其中，显得十分惬意和谐。有时，湛蓝色的天空映在水中，苔藓和小虫仿佛生长在云端天际。

伯父端详了一阵之后，或许是唤起了他童年相似的记忆，他谆谆教诲我说：“小周，这可是个老器物，不能丢！”我将伯父的话牢牢记在了心里。几天之后，我在家收拾院子，突然接到电话，说有一个北京寄来的快递，让我去镇上取回来。于是我洗掉一身的泥垢，来到镇上，取回快递，打开一看，正是一副楹联：“缸装皓月；水映青天。”

就在我端详伯父的楹联和墨迹的时候，伯父发来信息，说道：“小周，旧缸虽然普普通通，被闲置在院落一角，但是这并不影响它的价值。这缸能装下明月，也能映出青天，希望你能明白这其中的意思，多为家乡的乡村振兴事业增砖添瓦。”看着伯父的微信，一时间我有千言万语，却有不知道从何说起，只能回了句：“谢谢伯父，侄儿一定不负所期！”

此后，我找到了高手匠人，将这副对联镌刻在了石缸之上，并将石缸放在院落最为显眼的位置上。刻了楹联之后，石缸仿佛有了灵魂。或许是因为时常观摩，久而久之，我对这副对联，也有了自己的体会与解读。上联“缸装皓月”，很有气象。缸

里有一泓清水，清澈见底，这才能照见皓月。似在告诫我们，只要内心澄明，不染污垢，依然能怀抱广阔的天地。下联“水映青天”，则是一语双关。正是因为有了缸的形状，才能储水。储水清澈，自然能从其中看到整个“青天”。这个“青天”，既是一尘不染的清廉之天、澄明之天，也是“我心光明，夫复何求”的崇高境界。

伯父这副对联，看似在写石缸，何尝不是在写他自己数十年来饱经世事之后的人生感悟，何尝又不是在勉励我们这些后辈，像他一样，不忘初心。由此，我想伯父的赠联，或许还有另一层深意。那就是深夜皓月当空，正是寂静无人的时候，而只有耐得住这种寂寞的人，才能看到“缸装皓月”的绝美意象。青天广袤，阴晴变幻。如果心如清水，自然能无欲无求，照见本质，这或许才是“水映青天”的真意。

有了这副对联之后，我对楹联文化有了新的认知，无论是走到哪里，只要看到有楹联题刻，或者是与楹联相关的文章，我都会认真学习一番。期间，也看到周玉清伯父写邵阳山水的对联，如题宝庆古城墙联“问讯佘山，古墙可泊千秋月？增辉资水，新貌平添万盏灯”，如题北塔联“云霞每自江中过；日日常于塔上留”，题爱莲池联“淤泥不染清莲节；邵水常涵君子风”……字字句句，无不透着他的人生智慧和追求。

这些年，在伯父周玉清的鼓励和指教下，我自己也深受楹联文化的浸润，2020年出版诗赋楹联专著《周后运诗赋楹联选》。此书一版再版，卖了数万册，收获了很多文朋诗友的指正，也引导了很多人士走上创作之路。每次见到那些读者，我总会不禁想起玉清伯父，想起那天他在我家院中，盯着石缸沉吟深思的样子。

（周后运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）